

范文正公集

六

范文正公集

范文正公別集第一

古詩

寄石學士

家有清白志所寶
甑中塵休去無生涯
老來猶苦辛一麾了婚嫁
萬事盡精神與君嘗大言
定作青山鄰
蹭蹬未携手得無羞故人

江樓寄希元上人

清言一以遙默默江樓上
安得如白雲無心兩相忘
酬和黃太博

占籍東南美蔚蔚
幙中議懿行希聖賢高文
粲游賜伊余髮已禿
偶繼立朝士何以宣
王政甘為士時所棄
酌以廣州泉不易
伯夷志直哉心如絃
安慮世邊斃竊嘗力於古
秉筆庶幾至孰為未聞
達聊以告也幽秘
夫君鏘以名尤為世之器
贈我百餘言升堂山山而示
土木朽且陋黼黻謬增賁
毋益煩刻畫返朴吾所愧
華勛愛士心蓬壺延才地
何人薦於子當彼得言位
吐以曾中竒落落金玉繼
九虛高可游凌厲垂天翅
吾將退而隱尚得榮其視

滕子京以其錄相示因以贈之

泰山采芝人吏隱清淮濱
金函祕寶錄奉之如寶尚真
謂子有仙志興言一相示
叩頭鳴天鼓玉書粲然異
白雲引輕素朱絲聞靈篇
題云天寶歲傳於任回傲仙
兵火換九州于茲三百年
非有靈物持此書安得待全
綠字起龍蛇丹文掛星斗
六甲當奉行百神迺奔走

密密天上語，忽忽人間有。與君置青山，解冠松社閣。
服此上清籙，上清庶可攀。無爲塵土中，草草凋生顏。
送徐登山人

重君愛詩書，孜孜不知老。白髮末理生，惟談聖人道。
愛君妙山水，所得是神氣。尺素寫林巒，貌有千生意。
今日江南行，孤雲無繫程。直指九華峯，去掃先君瑩。
却來華陽川，與我溪上盟。行歌紫芝秀，坐嘯清風生。
練真變金骨，飄飄朝玉京。結成物外游，忘此天下情。

匣劍

靈劍經年匣，使雲誰爲高。報人如有道，何認問吹毛。

南園

南園萬樹花，極目春芳麗。林下老成人，相招植松桂。

上文正別集卷一

行歌

行歌春滿路，坐歌春滿園。花前人自樂，桃李豈須言。

明月

明月照前墀，朱絃奏流水。清風如未回，敢望無雲起。

南樓

南樓百尺餘，清夜微埃歇。天會詩人情，遺此尚高月。

送陳瓌秀才遊金陵

君有江南行，爲君歌以喜。龍盤山萬曲，練靜江千里。
江山不可空，台星照吳中。相國隴西公古來主謝地，

今有周召風，而間揚詰與鄭戰。萬丈光相映，煌煌聚

宰府金陵。一何盛此去，知己賢雅客。情無邊，白雲起

江樹，明月逐江船。雲月共徘徊，漫我如遊仙。歸來笑

春風白日登青天

過方處士舊隱

某景祐初典桐廬郡有七里瀨子陵之釣臺在而乃以從事章岷往構堂而祠之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於堂泊移守姑蘇道出其下登臨徘徊見東嶽絕碧白雲徐生云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措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一十八言又圖處士像於巖堂之東壁措請刊詩于其左

詩見前集

送歐伯起

天與神交忽解携一溪風月更同誰自慙蕭洒如猿鶴却向周郎怨別離

九日

文三別集卷一

三

月

欲賦前賢九日詩茱萸相鬪一枝枝可憐宋玉情無限爭似陶潛醉不知綠鬢愛隨風景變黃華能與歲寒期登高迥處狂多少笑殺襄陽拍手兒

送虎丘長老

暫向天台叅衆真虎丘風月遠隨身瓊臺正月便長樓去無限人間未度人

寄潤州龐籍

北固高樓海氣寒史君應此凭欄干春山雨後青無限借與淮南洗眼看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滿面南風指四明山長水曲不勝情自言此去雲林下惟講華嚴報太平

和龐醇之見寄

北樓千尺午猶寒
冉冉飛塵不可干
橫望滄溟了無際
貴人休向畫圖看

依韻和胡使君書事

都督再臨橫海鎮
集仙遙輟內朝班
清風又振東南美
好夢多親咫尺顏
坐嘯樓臺凌皓月
行春鼓吹入青山
太平天子尊者舊
八十王祥未賜閑

贈吳秀才

萬戶侯家幾葉孫
弟兄紅旆獨烏巾
携琴又入廬山去
誰信朱門有逸人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
而今鵬鷲各逍遙
但能賈傅親前

又三別集卷一

四

席何必蕭生意
本朝直節羨君如
指佞孤根憐我異

凌霄

凌霄花名生且有毒

莫將富貴移平昔
彼此清心髮半凋

依韻和魏介之同遊玉仙壇

雲壇共上百神清
琥珀塢紅霞相照
明幽草欲迷丹井
處亂峯依舊白雲
生亭亭翠毒懸高
杉直巖險狂雷落
石轟待得九霄鸞
鶴馭玉書應改地
仙名

本傳云玉作遼地仙也

依韻和介之未開菊

本非桃李色佳節
敢先開席上無言
晚霜前幸未摧芳
心應有待真賞
直須催願上金樽
壽何傷蝶不來

依韻酬池州錢綺翁

天涯彼此勿冲冲
內樂何須位更崇
白髮監州身各健
青山遶郭景多同
日高窻外眠方起
月到樽前宴

未終况在江南佳麗地重陽猶見牡丹紅鄱陽牡丹有四時開者

寄題溪口廣慈院

越中山水絕纖塵溪口風光步步新若得會稽藏拙去白雲深處亦行春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一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二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堯舜仁化天下從矣

穆穆虞舜巍巍帝堯伊二聖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饒
協和萬邦蓋安人而為理肆覲羣后但復禮以居朝
當其如天者堯繼堯者舜守位而時既相接行仁而
性亦相近內睦九族善隣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
之風遐振聰明作聖濬哲如神一則命羲和而欽曆
象一則舉稷契而演絲綸孰謂各行其道但見同致
於仁謗木設時惻隱之情旁達薰絃奏處生成之惠
皆臻民保淳和政無譎詐實博施而可大亦無為而
多暇茅茨何耻方不富以為心璿璣有倫惟罕言而
自化故得兆民就日萬國慕羶誠同心而同德又何
後而何先水沴久憂曷三月而違也朝綱歷試非一
日而用焉然則帝者民之宗焉仁者教之大也帝居
大於域內仁為表於天下諮詢四岳何異樂山之情
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者美夫五帝之最百王之宗
物無不遂賢無不從于以見昭德於文思于以見播
美於溫恭殊途同歸皆得其垂衣而治上行下効終
聞乎比屋可封大哉光宅無私文明由已稽陶唐之
道法有虞之理是則萬彙熙熙咸頌聲而作矣

君以民為體賦

君育黎庶如彼身體

聖人居域中之大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
體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墮調百姓而
如調百脉何患糾紛先哲格言明王佩服愛民則因

其根本爲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害而在斯
勸農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遠嘉猷可稽謂民
之愛也莫先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大乎羣黎使必
以時豈有嗟於盡瘁治當未亂寧有悔於噬臍莫不
被以仁慈躋於富庶教禮讓而表其修飾立刑政而
防其逸豫蒸人有罪諒責己之情深慶澤無私訝潤
身之德著豈不以君也者舒慘自我體也者屈伸在
予心和則其體儼若君惠則其民晏如永賀休戈攸
若息肩之際乍聞擊壤樂如鼓腹之初彼以芻狗可
方草芥爲比一則強名於老氏一則見譏於孟子曷
若我如屬辭而比事終去此而取彼觀其可設猶指
掌以何疑視之如傷豈髮膚而敢毀大哉一人養民
四海咸賓求瘼而膏盲曷有采善而股肱必臻修兆
人之紀綱何殊修己觀萬民之風俗豈異觀身今我
后化洽風行道光天啓每視民而如子復使臣而以
禮故能以六合而爲家齊萬物於一體

六官賦

分職無曠
行道行矣

伊六官之設也所以經綸庶政輔弼大君治四方而
公共宅百揆而職分克勤于邦同致皇王之道各揚
其職以成社稷之勲王者富有八紘君臨萬國何以
致熙熙之化何以崇巍巍之德欲行其教必舉賢而
援能將致其功故列官而分職乃立冢宰爰命司徒
一則執掄衡之柄一則掌土地之圖總其庶官位定
而上下皆正敷于五教民成而怨惡曾無至若宗伯

執事而惟和司馬論功而無曠典三禮而稽古統六師而安上俎豆之事登降而不失其宜軍旅之容征伐而無有不當又若司寇之治可畏司空之政惟常主憲綱而有典有則勸農功而無怠無荒御百姓於五刑罔敢作亂宅兆人於九土孰不來王惟茲六官邦國是保叶贊王業恢張聖造所以均天地之化所以全君臣之道軒皇六相稽其義而弗違舜帝五臣比其功而可考夫如是則六官之任也司二儀之理法四時之名于以平天下之政于以安天下之情得其人則聖政咸若失其人則王化不行雖乃武而乃文各從其理體亦同心而同德共輔於文明今國家博采遺賢陟明多士將五帝以齊邁命六官而共理有以見萬國一家頌聲作矣

鑄劍戟為農器賦

天下無事兵器銷偃

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劍戟而鑄矣為稼穡之用焉我武不施當四海和平之後公田盡闢啓兆民富庶之先蓋以理定區中文經天下知無用於利器俾改作於良治以謂前王鋒鏑不得已而用之此日鎡錕有以多為貴者於是施巨橐發洪鑪索矛盾斂千及鎔耶之鋒冰銷於倏忽轅門之器金鑠於斯須露穎者惟變所適餘刃者復歸於無務材訓農假工人之鼓鑄備物致用取田畷之規模不知我者謂我前功借棄故知我者謂我欲善其事繇是星陳畎畝之具日新錢鏹之類好戰者隨之而挫銳力穡者因之而

受賜器非求舊委六師征伐之資日不用不知增百姓
耕耘之利足使上敦淳朴下無戰爭三農以之勸萬
國以之平去故從新茂百穀而寧同百戰深耕易耨
闢五土而何愧五兵況乎清淨是崇聲教遐被任甲
冑於忠信施干櫓於禮義去彼取此息南征北伐之
勞小徃大來變東作西成之器是知偃武者除其禍
亂勸農者臻乎庶饒五野之豐登時至四方之戰鬪
聲銷與世作程鄙黃帝弦弧之智去惡務本笑夏王
鑄鼎之朝大哉聖政惟新文德來遠務三時而倉箱
日益却十德而華夷草偃有以見我后易俗移風敦
天下之大本者也

任官惟賢材賦

分職求理
當任賢者

三正別集卷二

四

官也者名器所守賢也者才謀不羣當建官而公共
惟任賢而職分大則論道經邦帝賚之猷允著小則
陳力就列家食之嘆無聞王者臨萬邦之民列百揆
之職將政理而有截故掄材而不惑示以好爵惟皇
之士攸臻致于周行命世之才盡得始其精選不貳
明揚勿休察其言之所謂觀其行之所脩苟進者不
可不慎待用者予取予求勸農勉人咸委循良之德
處煩理劇悉咨濬哲之謀豈不以官者一人之股肱
兆民之綱紀厥用也雖各司其局厥功也蓋同歸于
理非其人則貽民之憂得其人則致君之美是故每
孜孜於仄席憂在進焉俾濟濟以盈庭野無遺矣蓋
以非取具不文得士則昌度其才而後用授其政而必當

上以見知人之道下以見稱職之方亦如大厦構興
惟美材而是取良工制作得利器而允臧自然讒邪
知禁惟君子之是任政教昭宣致王業之不愆庶績
咸若羣方晏然其或未精黜陟弗辨媼妍素飡之謂
必作嘉魚之詠莫傳曷若我命以鈞衡乃負鼎之明
哲升乎諫諍必及雷之忠賢大哉考古典之訓謨觀
前王之取捨巍巍堯帝得五目而洽域中赫赫軒皇
用六相而光天下故我后法二帝之垂衣舉多賢
者

從諫如流賦

王者從諫
如彼流水

聖人以治歷乾綱思邁前王從忠諫而弗逆觀流水
以堪方每行補過之言曾無疑滯或得興邦之議寧

文正別集卷二

五

周

昧激揚矧夫內守宗社外臨華夏臣不興諫則君道
有虧君不從諫則臣心莫寫所以遵啓沃之致理若
汪洋之就下設樽以進似使其狎而玩之折檻弗誅
寧見其蹈而死者豈不以君之德也貴納諫而溫恭
水之性也美隨流而順從故周旋而納善如蕩漾而
朝宗詢彼芻蕘豈愧束薪之詠聽諸藥石更疑浮磬
之容莫不洞達四聰旁求五諫上既資於獻替下寧
生於謗訕聞善必信不爭之勢何殊擇善以從就濕
之情無間于以見萬乘之主納賢以虛士人之職竭
節而居又何煩於斷鞅豈有悔於觀魚由是忠謹咸
臻信智者之所樂俊賢是效見臣心之亦如又何必
博聞取規從繩爲軌但見弗違於啓乃自可借行於

沔彼所以明虛受之功所以得上善之旨及雷之士雖濡首而何傷補袞之臣思澣衣而可美夫如是則咸聞不諱但見寡尤上下莫聞於闕政大小皆罄於嘉謀威王之三賞屢行恩波下施晏子之一言見用德澤旁流 我后光被群方柔懷多士陳謗木而聽政建善旌而求理所以彰從諫之心率䟽通而如水

聖人大寶曰位賦

仁德之守
光大君位

聖人以正茲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於至仁保于域中既永綏於南面貴乎天下自可象於北辰當其穆穆承乾巍巍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後崇之以德闡茲神化既天啓於一人固此鴻基方君臨於萬國念茲在茲高而不危于以見大人之造

文正別集卷三

六

于以見王化之基是謂國之寶也故得人皆仰之九五之尊求忠信而爲助億兆之上與慈儉以同施故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以無側誠可大而可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爲思持盈守成契不貪而是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焉位昌寶其位者於焉化光斯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化也乃日聞於四方亦如位於高明者天故生成而莫極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下交泰言其實則非常之寶謂其大則強名之大寧慙希代間千載以居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以守位位以居君能辨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聞聖域旁連想善隣而是比皇圖斯啓覩王度以受分 我后執契嗣文

垂衣有位並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鴻猷
萬斯年兮光被

賢不家食賦

尊尚賢者
寧有家食

國家廣闢四門推賢可尊俾進身於祿位寧退食於
丘園出仕文明萬鍾之榮自足不居側陋一簞之樂
奚論當其王道勃興聖人在上納忠良而罔怠庶弼
諧而無曠敷三接而何善不臻達四聰而無遠弗訪
思舉之士效明試於勲庸崇德之人恥素飧而高尚
莫不濯纓交進束帶相先上既諧於輔聖下絕見於
遺賢克勤于邦自重茵而列鼎不出其位寧鑿井而
耕田遂使獻替無虧經綸是假外兼濟於黔首內盡
忠於王者行爵出祿但見其聖人養賢論道經邦詎

文正別集卷二

七

聞乎君子在野豈不以天下之政也惟賢是經天下
之情也得賢而寧所以宅茲百揆所以康彼萬靈靡
吟皎皎之駒已縻好爵宜詠呦呦之鹿盡宴明庭彼
茹藜而隱者亦士之醜飲泉而居者何樂之有曷若
我美祿是干良時是偶如蛟龍兮得雲雨異鱗鳳兮
在郊藪是以子牙就聘求魚豈戀於水濱伊尹逢時
執耒寧思於田畝美夫聖主斯在明賢不遐咸簪纓
而奉國豈菲薄而在家端冕之前既協鹽梅之用衡
茅之下誰與葵藿之嗟士有學稟素風運逢皇極芳
勸入官之業獲訟養賢之德幸奏堯堊於堯階庶無慙
於家食

窮神知化賦

窮彼神道
然後知化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
知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鉤深致
遠明二儀生育之功六易格言先聖微旨神則不知
不識化則無終無始在乎窮之於此得之於彼苟精
義而入焉如至誠而感矣原其不測識陰陽舒慘之
權察彼無方得寒暑往來之理莫不廣生之謂化妙
用之謂神視其體則歸於無物得其理則謂之聖人
必先曠其真宰然後識其鴻鈞載審聰明見日居月
諸之象寧迷昉蠶合春生夏長之仁仰止天倪探諸
神造扣寂之情斯至觀妙之可言可考不疾而速思左
旋右動之機不怒而威悟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以化
之布也無黨無偏神之理也自然而然亦猶究彼靈
著曰審萬象而無失推茲妙律測四時而罔愆若然則
眇覲虛無遐觀妙有知微妙而斯在欲擬議而何後
所以虞舜運璇璣之日不爽昭回仲尼窮易象之年
自明休咎念茲在茲不可不知稽惡盈而是則將應
變以何疑以此觀天通乾道而明矣以斯設教助人
文而用之是以聖人德合乾坤道通書夜法至神而
有要臻大道而多暇有以見秉堯智以無爲而民自
化

乾爲金賦

剛健純粹
其象金也

大哉乾陽稟乎至剛統於夫而不息取諸金而可方
外著元亨想有英而可覩中含變化知從革之靡常
原夫聖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爲憲索隱而神

道可極取象而物形何遁立夫乾也所以體乎高明
為彼金焉所以尚乎剛健觀其爻繫斯著擬議有倫
此則端四德而成象彼則列五行而效珍非同體於
煥耀實比德於貞純畫而成三三品之容可玩統而
用九九牧之貢斯陳况乎運太始之極履至陽之位
冠三才而中正秉一氣而純粹萬物自我而資始四
時自我而下施其動也直誰觀躍冶之姿其靜也專
更想藏山之義豈不以乾之德也至健於斯金之性
也純剛在茲察之則宛若配之則宜其我道易知喻
披沙而既得我功不拔如在礪以焉虧則知為冰未
良喻馬安仰一則消釋而可待一則老瘠而何往曷
若我取難得之寶匹始亨之象乾之運矣蓋造物而

文正別集卷二

九

月

罔愆金之鑄焉亦制器而不爽有以見確然成務昭
乎若金首萬化而道廣方百鍊而旨深始終不雜於
陰爻寧虞衆口上下皆稟於剛德若遇同心美矣哉
易之取捨有如此者仰運行之在上荷生成之親下
故我后法乾元而居尊致王度之如也

王者無外賦

王者天下何外之有

穆穆皇皇為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
道本無疆廣若乾坤曷有能踰之者明借日月曾無
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夷夏運德車而無不
至焉闢義路而何其遠也普天率土盡關宵旰之憂
九夷八蠻無非臣妾之者其仁蕩蕩其道平平視之
不見尋之無邊誠厚載之象地亦洪覆之配天令出

惟行寧分乎遠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黨無偏
若然則包括八紘牢籠九野惟善守於域內乃化成
於天下萬邦同式孰謂乎限蠻隔夷四海為家莫聞
其彼衆我寡故得五兵不試四國是訛于以見上下
交泰于以見遠近咸和九霄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届
萬國之黔黎受賜其樂如何故知覃及鬼方守在海
外書同文而車同軌地為輿而天為蓋如春之德廣
育而萬物咸亨若海之容處下而百川交會大矣哉
自南自北覆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一人不遺五霸
何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於四夷今
我后寅奉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鴻圖而
可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范文正公別集卷二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二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三

易兼三材賦

通彼天地
人謂之易

大哉易以象設象由意通兼三材而窮理盡性重六
畫而原始要終二氣分儀著高卑於卦內五行降秀
形動靜於爻中所以明乾坤之化育見天人之會同
者也昔者有聖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觀天之道察地
之紀取人於斯成卦於彼將以盡變化云為之義將
以存潔靜精微之理極其數也必在乎兼而兩之定
其位焉由是乎三者備矣若乃高處物先取法乎天
所以顯不息之義所以軫行健之權保合大和純粹
之源顯著首出庶物高明之象昭宣此立天之道也
御陰陽而德全又若卑而得位下蟠於地所以取沉

大正別集卷三

潛之體所以擬廣博之義寂然不動既侔厚載之容
感而遂通益見資生之利此立地之道也自剛柔而
功備於是卑高以陳中列乎人剛而上者宜乎主柔
而下者宜乎臣慎時行時止之間寧迷進退察道長
道消之際自見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敦仁乂而有倫
既而明三極之端知八象之謂存擬議而无爽周變
通而曷既君子用之而消息聖人執之而經緯亦由
璇璣測象括運動於七辰玉琯候時含慘舒於四氣
豈不以易之為書也範彼二儀易之為教也達乎四
維觀其象則區以別矣思其道則變而通之上以統
百王之業下以斷萬物之疑變動不居適內外而无
滯廣大悉備包上下而弗遺至矣哉无幽不通唯變



所適準天地而容日月畜風雷而列山澤鼓之舞之以盡神統三才而成易。

淡交若水賦

君子求友恬淡為上

伊淡交之相愛諭柔水於前聞惟久要之情不瀆而靈長之德爰分如通潤下之功同行其道似得朝宗之便相薦於君原夫大禮立言後賢是擬將敦切切之契必察湯湯之理非敢乎狎而翫之蓋懼乎數斯疏矣彼以甘而壞者允謂小人此以淡而成焉實惟君子莫不就又若渴從善如流甘言者不可不畏澡行者予取予求冀獲有中之美免貽中輟之羞義協斷金髣髴淘金之利譽稱連璧依稀沉璧之秋惟德是依因心而友游泳而學海同濟兢慎而禮防共守

丁巳別集卷三

二

寶其忠信懷珠之象寧賒志在琢磨穿石之功自有則知甘而交者何能別嫌淡而交者常如養恬進弗違於況愛退不失於流謙同氣相求將益潤身之德見利而讓必揚絜己之廉故得久而不渝誠然可覽論心而曷有凝滯投分而每存澄淡情深結綬遠思誓帶之流志在彈冠潛動濯纓之感念茲在茲恬為淡為舍己類不爭之勢親仁浮就濕之基如切如磋自契激揚之義同心同德孰分清濁之姿士有遠慕前修聿希今望每定交而不雜必推義而為上考同人於易象見賢必親法上善於禮文書紳无妄

養老乞言賦

求善言以資國之用

年高者不可不養言善者予取予求奉黃髮以无怠

垂清問而弗休主善爲師尊縱心之者舊旣飽以德
咨逆耳之謀猷仰彼前王垂茲令典謂仁者所以能
受則言也於斯可選肆筵授几聿修尚齒之宜論道
經邦必採无瑕之善莫不崇其盛禮納以明恩登上
庠而有則躋大學以居尊待以常珍用貴皓然之士
裨其闕政是詢哿矣之言養老之美於斯有以一則
崇孝悌之本一則求善教之旨式宴且喜蔑聞大耋
之嗟切問近思屢逆聖人之耳豈不以老者倍年之
長言者善人之資養其老則惟賢是擇乞其言則患
己不知識君臨之所重見父事之攸宜不素殮兮實
舉燕毛之禮善待問者當陳補衮之詞是知捨此則
無以尊德遵此則足以守國大禮載之而爲美前王
行之而不忒漢朝定嗣延四皓以咨謀周伯與邦奉
太公而取則恩斯勤斯故舊不遺孰侮桑榆之暮景
每求藥石之良規祝饘無虧何患乎老夫耄矣沃心
有取但見乎聖人則之 今國家治歷萬邦緝熙庶
政納老成之嘉話闡誕敷之休命于以見至道勃興
與唐虞而比盛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賢實邦本
何地能及

地廣千里功虧一賢故開基之大矣寧命世以生焉
附益我疆雖有邦畿之遠發揮王業難居家食之先
得不載考謨猷旁稽士實延衰之境以雖衆挺特之
才難可失彊吞是戒豈一千乘之多爲禮聘斯行在
五百年之闢出又何取險包絕壑深控燈江非形勝

於十二貴國士之无雙尋師之道 踏成歸何能翼聖
展驥之途程盡入詎可經邦是以攻掠无聞東求可
考匪煩開拓之力唯取弼諧之道秦商於而齊即墨
非我之求傳巖野而渭水濱是吾所寶唯賢也其功
莫料唯地也於用如何自欲得人之盛豈須拓地之
多爵舉之流可進之而授賞目極之所難獻之而請
和斯蓋意切求賢事非避地雖沃野之咸在諒竒才
之足懿任附庸之國衆胡比盡忠縱兵賦之數多罔
加餘智豈不以賢之得雖少必貴地之有雖多曷能
捨地得賢兮邦基以立失賢有地兮國難隨興是故
治亂咸繫古先足徵鴻溝割而楚亡惟賢不用昌國
去而燕奪何地堪矜在乎啓土罔資虛襟是急皇明
由是以彌遠鴻業於焉而允緝若然則議賢者之深
功何百城而能及

體仁足以長人賦

君體仁道
隨彼尊仰

聖人受天命體乾文既克仁而是務遂長人而不群
法元善之功可處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為天下
之君原夫易象洞分乾元光啓謂元之德也莫大乎
始生之道生之善也莫若夫至仁之體所以法而用
也既不由幹事之貞體以長焉又不預亨嘉之禮君
子乃時法斯道力行乎仁侔剛健之克著致惻隱以
昭陳敷惠愛以為心首出庶物得慈和而示化利見
大人莫不與合化權潛符天造蓋本生成之禮益見
尊崇之道安仁為念我則俯視於黎氓克已存誠我

則上居於大寶豈不以體其仁則物皆尊戴居其長則民咸悅隨君非仁則曷享於推戴人非長則寧致於淳熙詎三月之違焉道之行也致一國之興矣人皆仰之足可以首四德以居斯冠兆人而在彼不曰仁何以見爲生之妙不曰長何以見居上之美故得萬民以濟咸承煦育之恩百姓不知盡荷發生之理不然何以握圖在上御宇居尊侔乾道之罔息酌仁恩而不煩念茲爲器之人未足與議審彼樂山之士始可與言方今道化惟微神功至廣用乾剛而不紊奉仁道而无爽所以吾皇體斯道而御寰中故是尊而是仰

陽禮教讓賦

修射崇飲民不爭矣

三上別集卷二

五

月

先王制陽禮於百姓興民讓於九州覩射飲之斯在知政教之所由我弓旣張觀德之風遐被朋酒斯饗序賓之義咸修觀其司徒之職旣揚王者之教云下使穆穆而鄉飲俾濟濟而燕射將以弧矢之利習彼威儀復於罇俎之間宣其教化至若洞啓澤宮射夫來同內叶和平之志外敦廉順之風揖讓而升非尚六鈞之勇進退可庶不矜五善之功此射之讓也邦教攸崇又若以年以品會於鄉飲在獻酬之无謬居長幼而必審貴賤位矣三賓之象不踰和樂興焉百拜之容弗寢此飲之讓也國人是稟則知邦禮循循以教萬民所以安天下於不競所以教域中之有倫射不主皮息爭心於君子酒以成禮導和氣於鄉人

是知用之而在化可久廢之而其化則不斯射也可
以止其暴亂斯飲也可以樂其富壽所以反當仁之
義以勸四方遵成魄之規用寧九有然則爲其陽也
取其吉而爲名謂其讓也取其和而不爭于以見莫
善於禮于以見與世作程侯以明之罔替君臣之義
禮無違者遂諧賓主之情遂使德藝可觀忿肆端已
知訟事以興教蓋因時而立紀故聖人務焉則違之
者寡矣

天驥呈才賦

君德通遠
天馬斯見

天產神驥瑞符大君偶昌運以斯出呈良才而必分
眸迴紫電鬣安紅雲皇精效祥幸歸三五之聖龍姿
挺異不溺三千之羣是何降靈霄極薦夢中國啓天

三十一列在卷三

之命光帝之德包羞兮御閑之十二屏跡兮駑駘之
萬億曳吳門之練不足以比容竭燕市之金不足以
爲直徒觀夫汗血流赭連錢拂駔鮫瘦筋路鸞肥臆
豐矯矯焉鯨躍乎滄海昂昂焉鶴出乎煩籠契瑞圖
之表述昭神化之感通卒使伯樂居前駭千載之有
得王良處右悲一旦之无功得以馴致皇家駿奔帝
苑嗽生也足比乎房駟之異其來也寧憚乎渥洼之
遠雖稱德於絕羣豈代勞而一混首登華廐嘶風休
憶於窮邊高騁康衢逐日詎思於長坂豈徒矜半漢
銜連乾必也瑞乎聖通乎天騰志千里飛聲八埏歷
金埒以腰褭奉玉勒以周旋日馭如親合亞六龍之
列瑤池若去請登八駿之先異乎哉神物來宜天意

純嘏掩逸足於千駟革嘉祥於一馬方馳六轡且殊
歸岳之流儻駕皇輿曷如負圖之者是知造化之奇
鍾焉在斯祥麟生而奚匹馴辱至而曷為寶於大邦
寧徇晉臣之請出於有道豈惟漢帝之時客有感而
歎曰馬有俊靈士有秀彥偶聖斯作為時而見 方
今吾道亨而帝道昌敢昧呈才之便

稼穡惟寶賦

王者崇本
民食為貴

資時者稼穡務本者惟王顧民食而可貴為國寶而
允臧田疇播殖之時豈慙種玉倉廩豐登之際寧讓
滿堂稽彼前賢垂諸大雅謂養民而可取必重穀節
無捨惟農是務誠天下之本歟以寶為名表物中之
貴者耒耜无廢黍稷是崇每訓耕耘之績如敦追琢

二五別集卷三

七

七

之功闢五土之時披沙豈異載千箱之處照乘攸同
蓋以順彼天時羨茲政本觀艱難而有獲稱瓌奇而
何損年多膏澤連城之價可期瑞有嘉禾希代之姿
奚遠是知寶金璧者見棄於聖人寶稼穡者克濟於
生民得之則九年利用闕之則百姓食貧多既如雲
寧愧白虹之氣祈於元日似求赤水之珍其或剖巨
蚌以勞心攻他山而竭力在寒暑則非民之服在饑
饉則非民之食徒聞賈禍之辱莫見作甘之德曷若
我東作可嘉西成不忒既堅既好亞父欲碎而何能
如京如坻季子比多而莫得念茲在茲百王不移此
盈疇而是貴彼韞櫝而何為見三時之有倫如分三
品與四民之共給胡畏四知今國家崇后稷之功廣

神農之道既豐年以爲瑞蓋惟穀而是寶故能富庶之風告成穹昊

天道益謙賦

天道常益謙損之義

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虛於上天雖秉陽之功不宰而益謙之道昭宣萬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四時下濟屯者自我而亨焉原夫杳杳天樞恢恢神造損有餘而必信補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爲政敦稱物平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哀多益寡之道豈不以謙者物之自損益者時之與昌龍蛇蟄而後震草木落而還芳于以見其物理于以見其天常月既虧而中盈於時不昧陽盡剝而求復其義爰彰然則高明之運也善行无迹盛衰之應也惟變所適苟

正別集卷三

守之以謙必受之以益有中之士我則錫元吉而弗違罪已之君我則助勃興而无斃雅契姬文之述何煩太史之占處幽晦者日星必照在焦枯者雨露必霑取類而言如江海之潤下殊塗同致若鬼神之福謙得不觀庶物之情究至理之本貴必始之於賤益乃生之於損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之奚遠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无私往者屈而來者伸萬靈何遁大哉覆受无遺神之聽之執虛者不言而應用壯者雖猛何爲卑以自牧之人實受其福貴而能降之者不失其宜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實兆民之是賴无一物之不遂貴退讓而黜驕盈得天道益謙之義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賦

淳一數教天下爲式

巍巍聖人其教如神抱一而萬機无事為式而庶彙
有倫秉乎天得之樞羣氓作則立乃道生之化八表
還淳老氏有云聖皇无失保環中而可以率天下而
守一蓋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強名式之用焉正萬
靈而咸秩莫不冥符妙有昭合虚无察察之機悉去
淳淳之理誕敷于以見清淨而不擾于以見易簡而
不踰遵黃帝之求珠我真未喪契莊生之齊物我化
皆乎无臭无聲是則是効包自然之禮樂畜无親之
仁孝去奢去泰惟存至道之精自西自東咸被不言
之教豈不以一者道之本式者治之筌苟能持於罔
象自可制於普天亦若大衍攸虚為四營之本也太
陽无二作七政之首焉豈比夫昧於希夷煩其用捨
滋彰之法著矣冲寂之猷遠也曷若我靜守權輿克
寧華夏執此惟精之旨得自窈冥俾諸咸有之風播
於上下大矣哉上德不德無為而為保谷神而不宰
育芻狗以何私政復結繩罔有二三之令理敦執契
自為億兆之規 我后超五帝之功邁三王之德化
育而四時為柄恭默而萬邦承式故得兆人熙熙登
春臺而躋壽域

政在順民心賦

明主施政
能順民欲

王者廣育黔首誕布皇明闡邦政而攸叙順民心而
和平振窮恤貧必俯從於眾望發號施令實允叶於
羣情昔管子以祖述大猷發揮明主垂教之言斯著
為政之方可觀以謂逆其民而理者雖令不從順於

民而化焉其德乃並且是以究其所病察其所宜禮應時而治襲教隨俗以彰施欲求乎廣所及也必在乎俯而就之彼患困窮我則濟之於富庶彼憂苛虐我則撫之以仁慈于以見百姓為心萬邦惟慶无一物不得其所无一夫不遂其性所以感其和氣所以謂之善政故得上下欣合莫聞不協之謀遐邇悅隨每觀易從之命豈不以政者為民而設民者惟政是平違之則事悖順之則教興乃古今之必重實聖賢之所能亦猶梓匠任材因曲直而制作化工造物隨大小而陶蒸是以布政從民者黎元克信驅民從政者羣心不徇思柔遠而能邇必去逆而効順舉刑罰罪因眾棄而方行列爵養賢由僉諧而後進懿夫施此

彝倫洽彼生民在上者弗私其欲居下者孰敢不遵務材訓農皆因民之所利布德行惠常捨己以從人今我后稽古省方順時察俗上克承於天道下弗違於民欲有以見善與物之咸亨實无幽而不燭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

其性相反同濟於用

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貫之居惟異處動必相資始則无自入焉受諸睽而已矣中則往有功也取既濟以宜其原夫兩儀肇生五行並命水以流而順火以明而盛一彼一此自分燥濕之情知和而和匪間炎涼之性烈烈湯湯曰陰曰陽其數六者柔而勝其數七者熾而昌六以陰而習乎坎位七以陽而配彼離方離坎誠非其一致陰陽安得而

兩忘雖天生之材本四象而區別蓋日用之利合二體以交相道非獨善功不相遠翻疑乎方以類聚何患乎體與情反作醜作苦始殊同氣之求曰潤曰炎豈宜相得之晚施之無窮和而不同亦猶天地分而其德合山澤乖而其氣通日月殊行在照臨而相望寒暑異數於化育以同功則知質本相違義常兼濟六府辨盛德之美九鼎治大亨之惠分而爲二曲直相入以誠難會之有元胡越異心而自契象則遠爾理必依於當異位而有別終同功而靡踈從政者寬猛相須體茲至矣爲道者恬智交養觀此行諸是故躁以靜爲君有以無爲用相薄類風雷之益違行殊天水之訟我道也不相入而相資與天下之公共者也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三

堯文正公別集卷第四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余嘗覽釋教大藏經究諸善之理見諸佛菩薩施廣大慈悲力啓利益方便門自天地山河細及昆蟲草木種種善諭開悟迷徒奈何業結障蔽深高著惡昧善者多見性識心者少故佛佛留訓祖祖垂言以濟羣生以成大願所以隨函類衆聖之詮摠爲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計五千四十八卷錄而記之俾無疎墜余慶歷初任知政事時西虜背惠侵擾邊隅勞師困民以殄兇醜聖人愛民卹士命余宣撫河東沿邊居民將士塗中寓宿保德水谷之傳舍偶於堂簷罅間得故經一卷名曰因果識見頌其字皆古隸書乃藏

經所未錄而世所希聞者也余頗異之啓軸而觀乃十六國大阿羅漢爲摩拏羅多等誦佛說因果識見悟本成佛大法之頌也一尊七頌摠一百一十二頌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陳心性之法開定慧具明之宗除煩惱障毒之苦濟生戒殺誘善祛邪立漸法序四等功德說頓教陳不二法門分頓漸雖殊合利鈍無異使羣魔三惡不起於心萬法諸緣同歸於善余一句一嘆一頌一悟以至卷終宵臆豁然頓覺世緣大有所悟儻非世尊以六通萬行圓明慧鑒之聖則無以至此方知塵世之中有無邊聖法大藏之內有遺落寶文謹於府州承天寺命僧歸依別錄藏之厥後示諸講說高僧通證者達皆未見聞莫不欽信後於戊

子歲有江陵老僧慧喆見訪因話此頌諸聖祕密世所希聞喆傳之於武陵僧普煥處寶之三十餘年未逢別本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駁以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紀其因時戊子仲春高平范仲淹序

竇諫議錄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竇侍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禹鈞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侃僖儀至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儼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父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

文正別集卷四

二

壽筭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家有僕者盜用過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於臂上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子券甚哀憐之即時焚券收留此女祝付妻曰養育此女及事日當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擇良匹得所歸後舊僕聞之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日夕供養晨興祝壽公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像前忽於後殿塔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

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親戚故舊孤遺有女未能嫁者公爲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則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後由公而活族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構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先是公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嘗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五子八孫皆貴顯於朝廷後之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某祖與竇公故人祖嘗錄於書冊以示子孫爲法惜其不傳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參知政事范某述

上張侍郎

某啓聞漢相出守遽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攀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熟間希遠者景附以誠宜矧嘗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惟留守侍郎崇宣古道茂冠人彛濬雅量於玉淵耀華勲於金冊經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仁助南薰下解吾民之愠道侔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繇是仙貫日升天姿晝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周紀漢綱振憲司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得穆穆顧懷師師屬

望參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政大斲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鏘於唐室翊宣帝問欽叙疇倫義鼎載美既觀於烹養魯厄在廟俄鑒於敬盈不盡君子之餘廼起達人之觀劓言黼袞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躅今則倚毗載重名教荐登鳴玉北門寔奉觀書之座分珪南闕崇司受錄之都彌重國威益嚴廟寄蕭侯閔內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雅布崇周之化一人爲之安撫四國爲之承流莫不凝養粹靈惠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揖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月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遙之墟浩氣載盈仁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隩適賀帶安庶邦之懷未忘高

仰佇見日圍迅命星駕嚴歸免苑風後愛甘棠而益
茂龍池天近著溫樹之重芳浹麗澤於百靈藹英聲
於億載如某者藝疎芳潤行愧直清蟬螿之術未充
蠓蚋之嘲奚解依經敏學耻讀非聖之書約史徇名
勉附青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旅百之先洽吻
吻之鳴誤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謬劓於賓榮詎興
沈後之嗟尚冀騰夷之遇伏遇留守侍郎燕金募秀
蔡展延才鐸宣百世之文旌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
鼓之舞之某顛若望風惠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
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而况某將趨列鎮實附宏都
弗違鷄犬之音密奉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亶亶
誠敦先知之覺後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顧觀
卑情無任俟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某啓聞樂府宏開金石有發揮之望靈臺峻立風雲
無隱晦之姿延群奏以咸宣俯多祥而益辯其况當
具瞻之際凝真覽之明激揚駕說之音妍醜思皇之
俊咸歌樂育熟議密藏恭惟知府侍郎聲盈天湍道
潤金壁儼神鋒而不耀蘊寶器以難名稟自誠之德
之純賦將聖之才之美明明詔下諸侯修北海之書
穆穆賓來天子得平津之策自是蹈揚仙室遷厯帝

闡青簡婉微謹周孔之垂法王書雅奧含虞夏之遺
風故能輔翊天家叅脩皇極沃心必符於舜好論思
豈止於暫隨萬化景彰諸華砥定屬一亢是問朝陽
之有憂六府既瞻異延平之不畏密辭若座遜請藩
庭周人詎有於流言魯哲曾無於愠色今則屏臨三
輔岳鎮萬封輟妙筭於廟中抗雅歌於闕外束兵之
伍樂壽域以何長含哺之氓賞春臺之不足佇見下
從僉論上迪宸謀金堤啓途黃樞正位大明禮樂不
貽唐相之慚盡養聖賢更廣周文之意神明百揆舞
蹈萬邦如某者善遠芝蘭言踈黼黻靜忘窺圃顧玉
器之未成進異括囊愧金聲之不振景高山而詎至
騰夷路以何稽幸以亨會景炎責搜寒俊方領矩步

文三刻集卷四

六

入拜侍郎之庭載纒垂纓出預將軍之幕當瓜期之
未及猶蓬累之斯行伏遇侍郎啓闢聖門儀形俊域
實斯文之東道乃吾黨之南車是興請見之辭稍露
盍歸之志雖拳拳希聖曾無日月之階而肅肅之賢
當有神仙之歎庶乎韓宣此日得言在魯之文吉甫
異時願上維嵩之頌異親黃閣永戴洪鈞下情無任

賦林衡鑑序

人之心也發而爲聲聲之出也形而爲言聲成文而
音宣言成文而詩作聖人稽四始之正筆而爲經考
五聲之和鼓以爲樂是故言依聲而成象詩依樂以
宣心感于人神穆乎風俗昭昭六義賦寄在焉及乎
大醇既醅旁流斯激風雅條散故態要遷律呂脈分

新聲間作而士衡名之體物聊舉於一端子雲語以
雕蟲蓋尊其六籍降及近世尤尚斯文律體之興盛
于唐室貽於代者雅有存焉可歌可誣以條以貫或
祖述王道或褒贊國風或研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
然可警鏘乎在聞

國家取士之科緣於此道九等斯辨寸長必收其如
好高者鄙而弗攻幾有肴而不食務近者攻而弗至
若以莛而撞鐘作者幾稀有司大患雖炎炎其火玉
石可分而滔滔者流涇渭難見曷嘗求備且務廣收
故進者豈盡其才而退者愈惑於命臨川者鮮克結
網入林者謂可無虞士斯不勤文何以至撰述者既
昧於向趣題品者復異其好尚繩墨不進曲直終非

仲淹少遊文場嘗稟詞律惜其未獲竊以成名近因
餘閑載加研玩頗見規格敢告友朋其於句讀聲病
有今禮部之式焉別析二十門以分其體執叙昔人
之事者謂之叙事頌聖人之德者謂之頌德書聖賢
之勲者謂之紀功陳邦國之體者謂之贊序緣古人
之意者謂之緣情明虛無之理者謂之明道發揮源
流者謂之祖述商榷指義者謂之論理指其物而咏
者謂之詠物述其理而詠者謂之述詠類可以廣者
謂之引類事非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者謂之析
微取比象者謂之體物強名之體者謂之假象兼舉
其義者謂之旁喻叙其事而體者謂之叙體總其數
而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關詞有不羈

者謂之變態區而辯之律體大備然古今之作莫能盡見復當旅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于門門各有序蓋詳其指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者附焉略百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雖不能貽人之巧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衡鑑謂可權人之輕重辨己之妍媸也所舉之賦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之心豈徒然耳若國家千載特見取人易方登孝廉舉方正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禮作樂之才尚經天緯地之業於斯述也委而不論亦吾道之志歟時天聖五年正月日高平

范仲淹序

賀胡侍郎致仕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進退由道宣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名密多陰施艱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止足自處國家興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東門都人藹丈夫之歎爲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上爲聖朝倍保崇重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尚彌縫於顯道某以荷鈞錄卑情無任榮觀景仰之至

知杭州謝兩地啓

某啓三月二十一日敕差知杭州軍州事東南得請
夙夕趨程地重寄優感深愧集竊念某生稟迂拙進
當盛明述不臻於聖門跡久塵於榮路領出師之重
任曾莫有功參論道之近司亦惟無狀清光旋遠晦
昧所宜爰假會藩即從便道過于桑梓見故老以相
榮處茲江湖與嘉魚而共樂允爲天幸出自陶成茲
蓋集賢相公權衡以誠神明其照俾蒲柳之微質被
霖雨之大私惟寅奉於官箴庶欽崇於鈞造感懼激
切依歸之至

移蘇州謝兩府

罪布四方大不可掩寵分千騎得之若驚仰雷霆之

別集卷四

九

霽威加霖雨而蒙潤報君何道殺身有宜竊念某生
於唐虞學於鄒魯一簞之樂素伏於丘園四庫之遊
澁升於臺閣而自踐揚諫列對越清光允出遭逢誠
當感槩事君無隱必罄狂夫之言涉道未深終乖智
者之慮俟竄居於楚澤尚假守於桐廬風俗未殊足
張條教江山爲助寧慕笑歌鶴在陰而亦鳴魚相忘
而還樂優游吏隱謝絕人倫豈謂蒙而克亨幽而致
顯屢改劇藩之寄莫非名部之行宗族相榮搢紳改
觀此蓋相公仁鈞大播量澤兼包示噩噩之公朝存
坦坦之言路道茲優渥屈彼典彝茂揚天子之休純
彼幽人之吉某敢不龜勉王事寤寐政經佩黃裳之
文庶揚於易教詠朱繩之直無忝於詩人上酬乃聖

之知旁答具瞻之造過此以往不知所裁

謝夏太尉

某蒙恩授前件官者金石之言方形於清舉絲綸之命遽被於鴻私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斯蓋某官棟梁王室篁鼓天聲痛么麼之戎夷敢虔劉於封鄙是求參贊將肆殄夷謂其經術粗通可以識國家之體謂其愚衷素慤可以盡兵民之心奏達九重增輝多士敢不竭其素蘊輔之至誠震耀我國威張皇我帝筭晉公之幕力希唐士之謀能虞帝之庭誓獻有苗之俘馘英儀所激狂言不誣

謝賀正啓

某啓伏以青衿布職珠緯窮天授歲律以端時建斗杓而首序賀牘未馳於便置繁文遽枉於園封荷勤懇之相先輒佩箴而無斃履茲令且倍納殊休

論西事劄子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公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募兵三二萬人若寇

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
五路脩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
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
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
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
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
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
後乘風揚砂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
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
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
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
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
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
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
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
圖之

道服贊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
年范仲淹請為贊云

道家者流 衣裳楚楚 君子服之 逍遙是與

虛白之室 可以居處 華胥之庭 可以步武

豈無青紫 寵為辱主 豈無狐貉 驕為禍府

重此穀師 畏彼如虎 旌陽之孫 無忝於祖

釣臺詩

漢包六合罔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
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送饒州董博士

諱淵黠鹿鳴燕之後舉送詩

番國英豪富魯儒同時舉送起鄉閭文章取學揚雄
賦議論羞談賈誼書喜得明珠三十六恨遺壯士二
千餘送君直上青霄去行看歸乘駟馬車

送徐允升歸九華

重君樂

詩書

孜孜不知老白髮未治生惟設聖人道愛

君妙山水所得是神氣尺素寫林巒邈有千里意今
日江南行孤雲無繫程直指九華峯去掃先君塋却
來華陽川邀我溪上盟行歌紫芝秀坐嘯清風生鍊
真變金骨飄飄朝玉京結成物外游忘此天下情

荆集卷四

三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為守者固多以賢
稱者僅九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
顏魯公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
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於文章散
落人間雖筆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實可以
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
之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實二公舊治獨
無墨本而間見於他處誠闕典也翊攝之此
來首訪而得之鳩工鏤板以傳不朽斯人之
眷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
大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
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敬慕之意不猶愈於

甘棠之思乎軋道丁亥五月既望邵武俞翊
謹識

番陽郡齋州學有

文正范文公文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
大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
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
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寮
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
三十七篇為遺集附于後其間尚有舛誤更俟後之
君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
綦煥謹識

三十七

別集卷四

嘉定壬申仲夏重修

朝奉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宋

鈞

朝請大夫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

旧櫟

